斐然集　十

斐然集卷十六

上皇帝萬言書

宋 胡寅 撰

[illegible]二十日承奉郎試起居郎臣胡寅謹沐浴百拜
書皇帝陛下伏覩詔書以敵人侵陵備禦不給遂有
[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心若顧其鄉在趨其安危利害下詢羣臣臣
時驟然有意清問之於此何者陛下自錢唐來幸江寧

也有詔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寧以舊邸之名符啟建之義改為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詔曰興邦正議於宏規矣繼而深懲維揚之禍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宮及百司不與軍旅者之南昌也有詔曰朕與二三大臣帷幄宿將堅守不動誓有一死以答羣生矣前後三詔近在半年之中而今來詔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於旬時陛下以安危利害訪於在庭茍或慮之不精計之不審以害為利以危為安偷顧目前妄有建白則其負

誣聖明迷誤社稷罪在不赦輒陳愚見不避斧鉞之論
建炎謀國之失而陳撥亂反正之計念時事之迫切仰
德義之廣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觸冒之難恕惟陛下留
神省察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今
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葢謂建炎已來有舉措大失
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
追咎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
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

自畫大江輕失形勢一向畏縮維務遠巡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請以中興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踐漢光武莫不任賢使能修政事治軍旅而其奮發刻厲期於必成者則又本於憤恥恨怒之意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所以光復舊物各稱賢君未有柔衰微決絕之後竊竊焉因陋以為榮施施焉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為陛下

計當如何而黄潛善汪伯彦顔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曽不知太祖勤勞取天下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宗廟為草莽堙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戎馬生之赫赫帝圖敵騎營之然則潛善伯彦所以誤陛下隳陵廟蹙土宇喪生靈者又豈燕昭越踐漢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為迎二帝之策因循遂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徳義不孚而號令

不行刑罰不威而賞爵不勸廵幸所至民以淮甸爲戒
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爲憂東南之州郡幾何翠華之省
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垂亡則陛下永負孝弟之愆常
有父兄之責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棲山海跋履
崎嶇臣恐非所以爲自全之計也爲今之策願陛下一
切反前失而已則必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謟
而不悟其非廵守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經
涉變故僅免危亡葢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

僭物金人以無厭之求喋血中華蠶食併呑扶立僭僞
以亂易治俾臣作君朕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
陵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
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按行
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
雲合而景從天下武勇之夫必響應而飈起國用不足
於此不患無財甲馬不強於此不患無備有道多助孰
不順之秦隴雖遥壯士驍騎即可坐致齊魯雖失饒財

厚貨必自竭輸陛下凡所欲為孰不如志其為利害豈與退保吴越日就滅亡同年而語哉臣不自量每切憤歎既未能被堅執鋭先啟戎行而服業簡編討論古昔固當忘其昧陋少賛經綸輒為陛下畫中興之策莫大于罷和議蓋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敵利害相當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出于耿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宫當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動者屢矣南仲為東宫官計無所出則歸依右丞

不競納賂則孰富于京室納質則孰重于二帝餽子女
則孰多于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于異意之宰輔
深思遠慮反覆計之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敵
至澶州王欽若陳堯佐請幸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
功之後欽若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眞宗曰當是時寇準
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為孤注
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之功為幸
勝今之議和者其情狀一一出于此茍能息絶其議陛

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寬己責則必為善後之圖矣夫事有緩急治有先後既定議講武則其餘庶務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區處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掃地百司庶府殆為虛設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戶部為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不過置侍郎一員郎官兩員胥吏三十人則所謂磨勘封駁奏薦常程之事可按而舉矣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今四方供貢久

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宜截用經常一壞
未易復理竊覩行在支費每月無慮八十萬惟以榷貨
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置行臺或建康或南昌
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后六宮百司以耆哲諳練大
臣總臺謹守成法從事郎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
為營衛命戶部計費調度以給之其虛名無實徒費國
用之所一切省罷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
旅周旋彼此不為定居惟是侍從臣寮師臣監司要害

守牧則當加意以時進退其賢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
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于下如
漢委蕭何以關中唐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
月量入為出何患無財所謂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
持危其責甚重非特早朝晚見坐政事堂獘獘然于文
具無益之末移那闕次以處親舊濟其私欲而已也古
之人君臨政顧治必委任宰相豈徒體貌崇重一聽其
所為亦必深相提策務為明白計日累月以考功緒陞

下視今日國勢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鑒照臣未敢深論也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率而丕變之者則在陛下務實效去虛文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為退計者乃孝弟之實也遣使乞和廣捐金幣不恥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文也屈己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尚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為禮貌外

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樸實用命之功者為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所在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大抵如周顯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獲首虜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

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金鼓之節旗幟隊伍皆習敵人之所為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為治軍之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姦贓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恤之政實被于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者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犒設

贍軍則厚裒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為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為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為肉為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下戴黃屋建幄殿質明鑾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賛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

將斂衽倒戈而聽驅使之命矣漢光武為銅馬帝者用此道也東南之禁卒既起則又命福建團結槍杖手建汀南劍邵武四郡精選萬人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處以俟與發命兩浙募水手并選發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教習戰艦命江東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給養之人得一頃正税之外其餘科須一切與免命廣西及辰沅鼎靖于見數峒丁中實料有技能壯勇者不取虛數分番踐更屯戍襄陽為山林谿谷

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廢無主之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
東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武者訓習
使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承任者用
以任之凡此六條雖非講武必為之急亦不可不為之
助陛下試使執政大臣委棄簿書細故勿設他說以相
論駁日夜圖回擇人而為之必見績狀于是時而兵不
強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不
然是自棄也陛下㑹有自棄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

將數萬潰卒中求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軍旅之興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陳恐未能有損于強敵而先已自殘其民矣則臣應之曰自敵南牧以來國家歲歲以和好自處未嘗敢以兵刃北向凡以愛民恐勞之也然大河以南連亘數十州之地城隳民屠不可勝計豈用兵之罪耶設有一城一邑能率厲兵誓以死戰一郡不克一郡繼之不猶愈于束手屈膝斃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將相使處置合宜則雖使民以

死尚且不怨況欲用兵以保衛赤子乎漢光武旣滅新莽之後東征西戰尚十餘年而後天下大定當時豈無勞民費財之事所計者大則有所不暇恤顧能于軍旅擾攘之中常有愛惜生靈之意故天助而人歸之苟坐視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勞費則是舜不當征苗啟不當討扈高宗不當伐鬼方宣王不當伐玁狁以噎廢食非通時務經國之遠猷也自古圖王霸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陛下家世都汴舍

汴何都馬今欲用關中而制山東則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遺迹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必觀進取形勢之便用之而圖成臣竊謂惟荆襄為勝春秋之世楚嘗以是抗衡上國窺周問鼎三國割據曹操聞孫權以荆州假劉備則失箸而駭六朝建立雖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經略中原則先分戍漢沔宋太祖欲伐魏則先廣襄陽資力故晉何充謂荆楚國之西門地帶趙蜀得人則中原可

定失人則社稷可憂今湖北接京西雖無大險然方城為城漢水為池管仲之所不敢輕蓋地近中州上下不過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衍四通五達易入而難備也曹操用兵彷彿孫吳而赤壁敗亡幾于不救則難易之勢可見矣誠能屯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並施黔猺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陝西聲氣血脈通達而騎卒

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易以拱挹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棲伏東海之濱險易利害相去遠矣建康固是六朝舊都甘守偏隅遷延國祚亦何不可臣獨以為不可焉蓋為陛下之責與晉元帝不同故也西晉為劉聰吞併無復能立懷愍兩君皆以弑殞故元帝自瑯邪王又憑王敦專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纘祚然傳世十帝享國百年強臣内叛邊騎外迫其得僅存猶綴旒耳當時非無謀臣猛將提重兵出入終不能復取中原者非獨

天運亦勢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敵中固無恙穹廬毳帳羈棲雜聚其衣服飲食居處動静豈得比中國民庶中人之奉哉其聞陛下嗣登寶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帝王吾之歸庶有日乎痛維愁荒屈辱之中發此念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月切而獻謀者方欲導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别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東之民知朝廷不彼顧思已甘心事敵山東京西淮甸之民猶兾陛下未忍

遽棄若更遲延歲月無以及之則怨恨陛下而為敵國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江廣斥候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于穩容州郡速置營屋以安存其所謂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于關中光武之于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爭而勿

失者以荆襄為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舉
事覬萬一之成者誠能堅忍聳厲坐薪嘗膽悠久為之
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光武之事皆為妄言
以欺後世無足信矣陛下聦明洞照必不謂然也上世
帝王為治之道敦睦宗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扃紹
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傳數十世而周又特為長久
蓋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蓋以天下為
公而不以為私分非如後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

衆既失而得復者非獨陛下一人而已則其撲炎火之横心立異姓之逆謀庶其少息乎夫創業垂統之君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綱紀以法祖宗綱紀存則存綱紀亡則亡所係如此夫一君子進衆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衆君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于君子為難蓋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後人之輔者皆君子

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絶君子一去則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養之君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時然則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愛爵禄以待其人豈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試無堪敗事顯著之小人稍稍類聚其未至則召之惟恐其不來其既至則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雜進其黨

之道漢高祖用韓信彭越不以加于蕭曹光武用賈復耿弇不以加于鄧禹唐太宗用李靖李勣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關張二公不以加于諸葛孔明非獨其禮文等降不同其誠心所以待遇之亦異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況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尨然當負重寄使平寇盜尚或未能豈敢冀其

向敵人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
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
耳敵人方强不可與爭鋒必以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
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復循環
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竊聞陛下
推心撫之失于太厚出入內禁不以時節小人不知義
理習于所熟以為君臣上下猶朋輩然恃憑威靈無有
紀極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臣願陛下委大臣以心腹待近臣以禮貌當使南衙朝士氣勢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于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與樊噲為伍韓信猶羞之況儒士乎臣忝奉内朝班綴之後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氣折淮南多得羸驅獘輿惴惴然于長戟大馬之中卒伍賤人皆得以惡聲詬何之不敢正色忤視少拂其勢從臣如此況其下者乎唐制監察御史秩七品衣綠至卑也然銜命出使則節度使

且橐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則序位在轉運使之上凡此葢欲尊重天朝習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軍于簾外倒仗聲喏而過吕夷簡為相日有管軍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階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簡上表求去以為輕及朝廷其人以此廢斥葢守分之嚴如此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别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

惟係上所好惡韓琦富弼在朝文武兩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許自陳磨勘皆聽檢舉所以養勸廉恥恢張四維故當時人知自重風俗忠厚至今乃有身為從臣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恥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于陛下茍力行孝弟則天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

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號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幾而信義者所以出號令之實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譎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敗盟舉兵結遠夷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

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徧舉其目但如所謂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此等奏語必日聞于冕旒之側矣陛下何惜不勅大臣俾審熟思慮而直為此反汗之失以欺駭四方之聽乎令外州郡專制不稟朝命者漸多有之所恃以指揮役使惟在號令出之不審則輕守之不固則疑輕而且疑則制命之權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數奉行實難不曰略

與應破指揮則謂早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風
遠而四方從可知矣陛下縱有真賢實能付之民社仁
政惠澤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由責其功效百姓雖愚
然習于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
得以誘之矣此綱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民
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天下之治起于一縣縣治
則州治州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擇居此之人
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

已來朝廷移易郡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東南路分不過十數何為紛紛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謂其不才而罷之耶則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頗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方羊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嘆息而未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臣願深詔大臣自今已往于郡守監司縣令斷以三年為任非有大過勿輕移改縣令不許輙從奏辟去官

其有貪汙為民害者舉祖宗法痛懲治之仍許內外侍從官舉所知堪為令者歲一人後不如舉貶秩示誡留意此事庶幾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蘇息之望又令吏部無闕以待入官之人士無所得祿一切苟且求權攝以度日見居官者不能勝任逆避患害則求差檄幹辦之名苟營俸粟無復宿業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難矣今欲乞專委諸路帥臣轉運提刑不以遠近共限一季申明部內見任及闕官已授未到職位姓名叅三司之實付

吏部為案祗以行差注諸有以便宜從事辟置官屬者必用曾任令録以上無過犯人其奏補出官及曾以不職無治狀罷者不聽奏舉奏補人必依舊法試銓無銓則于逐路運司歲一試之仍增時議問策各一首精其選少其數中格則出官以絶請求賄賂冗食之弊肅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綱紀國家之五事也臣稟賦凡下無大過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論所得如此于當世之務雖未能盡亦可見其大概矣維陛下動心

加慮反復而求之隆寬降意開納而聽之萬一可行則至誠惻怛奮乾之徤而速圖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于前日安知後日不又難于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當謂無可為者而遂已也天定勝人大福不再深可憂懼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變實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顧陛下懇懇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難側身怨艾親近書史引對多士減徹玩好躬親庶政亦非彼

維揚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誣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強責至大者憂必深天下萬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迺閏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枉六飛縣名柏人漢祖不宿若趨會稽幸三衢則地形窮僻扈衛益勞貢賦不通財用益窘道路艱阻朝覲益稀郵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無復興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

之惟有臣區區之言理明事順思迎父兄誓報讐敵奮
志強厲有進無退庶足以感發軍情率先將佐于危絶
之中求生全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濟也不然而
姑恃天命之不庸釋是猶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穀之
旅生不績于麻露肌以待野蠶之成繭事理之必無者
矣又惟斯民戴宋無二者徒以祖宗德澤深厚人未忍
忘雖甚塗炭猶未瓦解雖甚怨怒猶未反叛然以比來
巡幸所過觀之道傍里縣之民一切空盡以避兵卒其

甚者田疇荒萊室廬破毁生聚不保滿目蕭條殊非來
蘇望幸之美傳示四方何以彰德頃在建康已獲敵人
之覘者以此知敵人雖負十全之勢而限以長江不敢
輕渡然屯駐山東聞有數路並入之謀陛下不深委將
相早為防遏但欲深尋幽遠則回顧州郡復為虛邑必
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責我守城民心覩此安能久恐
而無變亂若不望風納欵以事敵人必將推賢擇能以
自保治陳勝吳廣因民不忍而劉項乘之秦遂滅亡者

益本于此古人稱中興之治者曰撥亂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亂漢高祖反之正而興焉王莽不正而甚亂光武反之正而興焉隋不正而甚亂唐太宗反之正而興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亂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興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敗亡之由盡更而去之猶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亂亦云甚矣其反正而興之在陛下其遂陵遲不振亦在陛下敵人雖強暴其亡可待特恐中國豪傑因之而起反我之亂與彼之治則陛下之大

勢離批亢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之不厭不退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羣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廟貌拜翠雛之神皋逺迓父兄歸安鳳闕再覩儀物永固皇圖陛下于時憂責方已巍然南面稱宋中興永永萬年欣懷無斁其與惕息遁藏蹈危負恥有如今日豈不天地相絶哉臣本疎外之蹤無所知名誤蒙眷求擢侍左右顧睞之温寵遇之榮多士流傳以為口實重惟職司記注掌書言動喪亂已來典籍廢缺官業不舉素餐是

愧況覩烽烟未息敵騎憑陵鑾輅徬徨民無死所臣于此日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盡茍非畏禍即是欺君震懼于衷不能自已戇愚抵冒理合誅夷寬仁如天恃以無恐倘或其言可采有補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榮微臣之至願也干瀆威嚴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